

丘峰 汪義生 著

澳門文學簡史

香港人民出版社



澳門文學簡史

丘 峰 汪義生著

香港人民出版社

澳門文學簡史

作 者：丘 峰 汪義生

責任編輯：張蜀君（特約）

督印人：侯錦章

出版者：香港人民出版社

封面設計：郭宜渲工作室

地 址：香港屯門井財街七號力生大廈2字樓E樓

出版時間：2007年2月

版次：第一次出版 第一次印刷

開本：32開

字數：16萬字

印數：01—3000冊

書號：ISBN 962—8488—86—4

定價：港幣35元 人民幣35元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澳門文學簡史

丘峰 汪義生著

香港人民出版社

目 錄

緒 論

上編 澳門文學發展史記 (16 世紀——民國年間)

第一章 澳門文學溯源（明末——清末）

湯顯祖的旅澳詩（13）澳門詩史的開篇（16）散文的萌芽（34）鄭觀應的《盛世危言》（36）

第二章 澳門新文學的發軔（民國年間）

民國初年時的文壇景觀（40）雪社的創立（44）文壇掀起抗日救亡熱潮（46）詩歌概述（50）散文概述（57）小說概述（61）戲劇概述（62）

下編 當代澳門文學 (1949——)

第一章 五六十年代的澳門文學 (1949—1970)

文學隊伍、園地及活動 (66) 新詩的誕生 (69)
散文概述 (77) 小說概述 (79) 戲劇概述 (79)

第二章 七八十年代的澳門文學 (1970— 1983)

文學園地 (82) 詩歌概述 (83) 韓牧的詩 (90)
散文概述 (93) 小說概述 (98) 陶里的小說 (101) 戲
劇概述 (105)

第三章 過渡期、回歸後的澳門文學 (1983——)

一個自覺地文學時代開始了（107）現代主義詩歌思潮的興起（116）詩歌概述（123）馬萬祺、梁雪予、佟立章的舊體詩（124）胡曉風、高戈、陶里、雲力的新詩（132）葦鳴的新詩（147）散文概述（157）李鵬翥、陶里的散文（178）林中英、玉文的散文（186）小說概述（197）魯茂、周桐、林中英的小說（202）戲劇、電影文學概述（210）文學評論概述（221）李鵬翥、黃曉峰、陶里、廖子馨、莊文永的文學評論（226）回歸祖國後的澳門文學（234）

後記

緒 論

一

澳門，是一座有著獨特歷史背景的嶺南名城。本來，它似乎具備了催開文學之花的條件，然而，由於種種原因，在外界的印象中，那兒在 20 世紀 80 年代之前是一片文學的荒漠。近 20 多年來，澳門文學迅速崛起，加之澳門已經順利回歸祖國的懷抱，人們對它產生了探究的興趣。

澳門獨特的地域與歷史背景，令其具有複雜的社會文化，澳門文學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中誕生與發展起來的。

數百年前的澳門，是珠江口的一座島嶼，後來因河沙堆積而形成一條小路，將內地與澳門連接（俗稱蓮花莖）人們把澳門喻為神州大地南端盛開的一朵蓮花。這條小路後來被填土拓寬，穩固了兩地間的交通往來，進而鞏固了中華文化對澳門半島的影響。澳門又名濠鏡澳、濠江、濠海。濠是蠔的變音。取濠鏡是蠔鏡的諧音，而蠔鏡是指蠔外殼的一部分因平滑如鏡而得名。從澳門這些通俗名稱中可以看出這裏原來是一個漁村，且是蠔類集中的產區。

澳門的開埠是和歐洲殖民者的東來密切相連的。葡萄牙是歐洲最早出現的海上貿易大國，在 15 世紀末和 16 世紀初，它已開闢了果阿—里斯本航線，並一直試圖把航線延伸到南

中國海和日本。據萬曆《廣東省通志》載：“嘉靖三十二年（西曆 1553 年），舶夷趨蠔鏡者，托言舟觸風濤縫裂，水濕貢物，願暫借地晾曬，海道副使汪柏徇賄許之。”故一般認為在 1553 年，葡萄牙人利用賄賂和欺騙手段，取得了在澳門地區的登陸權。自 1557 年之後，葡萄牙人在澳門大興土木，畫地為域，由木欄而成城牆，築炮臺、堡壘加以鞏固。這種做法為明政府所不容，於是出現了“拆城”和“築城”之爭，幾經反復，終於明清更替之間，由於明朝政權的解體和地方官的自顧不暇，使葡萄牙人築城的企圖得逞。清政權穩固以後，清政府又取得了對澳門的有效控制，葡萄牙人租地付銀，通商納稅。幾百年來，葡萄牙人在澳門基本上是遵守中國的各項法律的，並且和當地中國居民和睦相處。鴉片戰爭爆發後，清政權內外交困，國力日漸衰竭，清政府在既無法收回澳門，又害怕葡人轉讓澳門的心理支配下，於 1887 年 12 月簽訂了《中葡和好通商條約》。葡萄牙人取得了他們一直想取得的澳門管理權，澳門終於以條約的形式，落入葡萄牙人之手。

由一個半島和兩個離島組成的澳門，早在中國被迫向西方列強開放門戶之前已被殖民者敲開了第一扇門窗，成為中國最早的華洋雜居之地。從澳門所處的地理環境來看，它是一個中西文化交匯之地，島上遍佈教堂等歐式建築和雕塑，街巷以葡語命名，這裏的華人早早便接觸了西方文化。在這個華洋雜處之地，中國的廟宇與外邦修道院、清真寺比鄰；城內有洋人的豪邸，城外有中國人的陋屋；有葡萄牙傳統的

廣場、大街，也有中國人聚居的小巷。不同的文化標記，在這塊 20 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融為一體。葡萄牙當局把澳門建成基督教在東方的基地，想以澳門為跳板，向中國傳播基督教。然而，實質上在澳門並沒有形成真正意義上的中西文化碰撞和交流。四百年來，生活在澳門的華人中極少有信奉基督教的。澳門民間分別信奉儒、道、佛，所有廟宇單獨或共同供奉此三神像，人們拜天后、觀音，依照傳統信仰進廟堂拜神佛。這是因為四百年來，生活在這裏的中國人的價值觀、思維方式、情感理念、風俗習慣仍以儒家為主流的中華傳統文化為依皈，澳門文化的根一直與中國大陸緊緊相連，從未分離過。澳門老、中、青三代作家在為澳門文學尋根把脈時形成了共識，李鵬翥說：“澳門文學根須是從我們偉大祖國的文學樹幹伸延出來的。”^①陶里指出，“澳門文學很少受葡文影響”，主要是“中華民族文化的強大凝聚力像磁場似地吸引著澳門文化”。^②莊文永在《澳門文學評論集》後記中寫道：“我總是認為中葡文化‘貌合神離’，彼此之間的精神文化滲透非常有限，兩種文化只是相容並存，並非交合應會，實際上澳門文化是中國文化，澳門文學是中國文學的組成部分，雖然有她自己的特色，但她無法脫離自己的母體文化而獨立存在。”^③

二

西元前 3 世紀，秦始皇統一六國後將澳門作為海南郡之一部而納入中華版圖，中華文化在澳門的傳播由此而開始。而有文獻記載的澳門的文學創作，始於明代中期，到了明末清初出現過一個高潮。明清之交，澳門這一蕞爾小島一度成了內地反抗滿清統治的志士的避難之地，儼然成了一座文人的“世外桃源”。據統計，從清初至民國，到過澳門、有著作流傳至今的就有 130 多人（其間還有不少作品散佚、被歲月湮滅而無法收集）。

20 世紀初辛亥革命失敗，孫中山曾以澳門為反袁基地。民國成立之初，一些效忠清庭的封建遺老遺少相繼來澳門，後因內地軍閥混戰，烽煙四起，來澳門避居者大增。早期南來澳門的文化人，並非以澳門為皈依的拓荒者，而只是亂世的避難者。

數百年來的過客文人，在澳門寫了不少文學作品，其中一些吟詠澳門風光的，也不過是見物傷情、感慨身世之作，並沒有將澳門真正納入他們熱切關注的視野之中。澳門不過是他們的避風港，當風雲突變，海上掀起狂風惡浪時，將船駛入港灣逃避，一旦風平浪靜，即啓碇揚帆，頃刻間消失得無影無蹤。這些過客文人所遺留下來的片鱗只爪，或許只能

看作是澳門文學發展中的歷史現象，尚不具備澳門文化的精神價值，還稱不上是澳門文學萌芽的種子。

澳門文學最早萌生的品種是詩歌。本世紀初馮印雪、馮秋雪兄弟在澳門創立的詩社取名“雪社”，這是一個提倡男女平等、反對世俗觀念、宣傳先進思想的文學團體。“五四”新文化運動對澳門文化事業的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澳門文學破土而出了。到了 20 世紀 30 年代，澳門文學邁出了堅實的步伐。抗日戰爭期間，茅盾、張天翼、夏衍、端木蕻良、杜埃、秦牧、紫風、於逢、華嘉等一大批進步文化人或路過澳門，或在此作過短暫居住，對澳門新文化事業的發展起了推動作用。抗日救亡運動觸發了澳門第一次文學思潮的興起，它與歷代避難來澳門的文人感懷身世的文學現象有本質的不同，抗日救亡運動激發了澳門愛國民族主義的文化激情，是屬於社會性、全民性的。當時出現的救亡文學在藝術上還顯得比較幼稚，但這畢竟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開端，一種文化上的轉機，這種愛國民族主義的文化激情對新生的澳門文學而言，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和時代意義。太平洋戰爭期間，澳門成了“孤島”，許多愛國文化人以文藝為武器，投身於抗日救亡鬥爭。

50 年代至 60 年代，澳門社會處於相對穩固和保守狀態，經濟雖有發展，但偏向畸形，加之文學創作受中國大陸極左思潮的影響，創作出現模式化傾向，整個文壇一派沉寂。

1976 年，葡萄牙革命運動取得勝利，新上臺的政黨提出澳門不再履行殖民地政策，加之中國大陸國力日漸強大，澳

門華人的政治地位逐步得到改善，並於 80 年代逐漸參與政府對澳門地區的治理。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隨著內地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大批國內外新移民湧入澳門，促進了澳門經濟的發展，文學是社會生活的反映，澳門作家對文學創作有較高的熱情，澳門文學迎來了一個千載難逢的發展契機。

三

中葡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於 1987 年簽署，而過渡期的澳門文學早於這個時候，因為，澳門作家在這之前已經隱隱約約意識到澳門歷史將翻開嶄新一頁，在這澳門社會的轉型期，自己應當盡一份責任。1983 年，《澳門日報》開設了澳門歷史上第一個純文學副刊《鏡海》。1983 年 6 月 30 日《鏡海》的發刊詞中提出：“澳門應該修建自己的文壇”的口號。1984 年 3 月 29 日，《澳門日報》主辦了一個“港澳作家座談會”，在這個會上，詩人韓牧發表了一篇重要講話，他在發言中呼籲：澳門作家應該“建立澳門文學的形象”。這一呼籲堪稱震聾發聵，它使澳門作家開始有所覺醒，放下了長期以來保持的矜持的態度，認識到有必要在外界確立澳門文學的地位。事實上，當時“九七”回歸問題已成為香港社會的熱點，不可能不對近在咫尺的澳門不產生震動。對祖國的認同感和歸屬感，通過文學寫作弘揚民族精神，剷除殖

民地色彩，這可以說是澳門作家提出“澳門應該修建自己的文壇”，要“建立澳門文學的形象”時隱隱約約存在於心中的意識。澳門開埠四百多年，澳門作家“覺醒”在此時，並非偶然，乃時代所促成也。

進入過渡期後，澳門文壇打破了沉寂，文學社團不時出現，文學活動漸趨活躍，這種盛況在澳門文學發展史上是從未有過的。澳門畢竟只是個彈丸之地，袖珍型小城，要打破文壇萬馬齊喑的局面其實也不太難。“澳門筆會”、“五月詩社”、“澳門中華詩詞學會”、“澳門寫作協會”等文社成立後，長期以來那種關起門來自己寫自己文章的狀況，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改觀。80年代中期以來，文學活動趨於活躍，成為澳門文壇的一道風景線。澳門作家以往那種“躲進小樓成一統”的自我封閉心態逐漸打破，通過“走出去”、“請進來”，加強了與外界的溝通交流。在中國內地舉辦的各類世界華文文學學術研討會上，常常可以看到澳門作家的身影。他們還積極參加臺灣、香港和海外舉行的各種華文文學研討活動。澳門文學邁步走向世界了。

進入過渡期後，澳門作家寫作熱情空前高潮，文學的數量和水準都有突破。

20世紀的澳門社會，總是伴隨著中國內地社會變動而變動。例如：“五四”新文化運動，抗日戰爭，新中國誕生，“文革”十年，以及70年代末的改革開放，都對澳門社會產生影響。澳門現當代文學發展基本經歷這麼幾個階段：受“五四”新文學的影響，但文學形式主要仍是舊體詩詞創

作；抗戰時期的新文藝浪潮，開始探索白話文創作；50 至 70 年代模仿內地的文學創作；80 年代始為當代文學創作崛起期，呈現百花齊放景象。

與香港文學相比，澳門文學受中國內地的影響更深一些。澳門文學的語言文風，民族色彩顯得更濃一些。在澳門作家的作品中，很少看到香港文學中大量夾帶的粵語方言和大量夾雜外來詞的半中不西的港式中文，也就是說，大多數澳門作家在採用規範的中文寫作方面做得比較好。

李成俊在澳門筆會會刊《澳門筆會》創刊號發刊詞上提出過這樣的觀點：“我們認為文藝並不從屬於政治，但如果文藝離開了倫理和教化，那就失去其價值和功能。”由此可見，澳門作家在價值取向，創作方法是頗為傳統的，其作品往往打上了濃重的中華民族文化傳統的印跡。事實上，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澳門文學受內地文學影響一直是很深的，正如廖子馨在《四位女作家的散文創作走向》一文中所說：“澳門居民盼望新中國的繁榮昌盛，希冀能投身在這強大的庇護下，與長期斯辱澳門居民的葡殖民主義者進行抗爭，擺脫其統治，與新中國同步成長。由於這美好的願望，以至在意識形態方面出現了緊跟內地政府的情況，而表現意識的文學創作自然也形成一股與國內同步的‘左傾’。^④這種來自內地的影響，長期以來表現為在文學創作上偏重思想內容，忽略藝術技巧，到了“文革”時期則直接受到極左思潮影響，負面影響極大。進入 80 年代以來，內地實行了改革開放政策，文藝界思想大解放，新時期文學空前繁榮，此

時，內地對澳門文學的影響則表現為正面的影響，大大激發了澳門作家的創作熱情。

過渡期及回歸後的澳門文學從題材上看開始拓寬了，除了表現熱愛祖國、景仰悠久的歷史和傳統文化、懷鄉戀土等傳統題材外，還表現出眾多描寫本地風土人情、世態習俗方面內容的作品。從整體形象看，澳門文學的地方色彩日漸濃重。越來越多的澳門作家立足澳門本土，關注處於社會轉型期的澳門現實生活，使他們的作品成為外界讀者認識澳門社會的一扇窗戶。而這些堪稱澳門地方風俗畫的作品，又打上了濃濃的中華民族色彩的烙印，因為華人在澳門人口中占了絕大多數，而中華傳統思想道德和倫理觀念對澳門人的影響是如此之深。

澳門是一個開放型的自由社會，人員流動量大，很多作家來自香港或海外，這又給澳門文學帶來了四海濤聲、八面來風。

欲“建立澳門文學形象”，關鍵還要澳門作家拿出有自己個性特色的作品出來，跨入過渡期後，澳門作家努力耕耘，“澳門文學形象”在世人面前已初具雛形。

四

澳門文學對世界華文文學是作出了貢獻的。這種貢獻不僅過去有，今天也仍然有。具有鮮明地域特色的澳門文學，

豐富了世界華文文學的色彩。1994年，澳門基金會出版了一本《澳門離岸文學拾遺》（凌鈍選編），該書分上、下兩卷，收入陶里、汪浩瀚、韓牧、江思揚、江映瀾等34名澳門作家的詩、散文、小說、評論數百篇，這些作品並非在澳門本土報紙發表，而全部是在澳門以外的地區發表，主要從香港的文藝刊物中輯錄，故稱“離岸文學”。由此可見，澳門作家對香港等地的華文文學的繁榮也盡了一份心力。

應當看到，近百年來，澳門文壇是相當沉寂的，進入過渡期後，澳門文學有了很大的發展，但總的情況還不盡如人意，至今未見在世界華文文學界有重大影響的作家、作品出現。

澳門作家在未來的歲月中要加強團結，集思廣益，增強凝聚力，而目前，澳門尚無一個將作家組織起來、形成堅實的群體力量的作家協會。澳門文壇的文學活動還太少，各界應關心支持澳門開展各種類型的文學活動，如舉辦文學營、講座、研討會、創作比賽、邀請作家演講，以培養社會讀書風氣，扶掖文學新人成長。應當儘快出版一本大型純文學期刊，為作家提供創作園地，並借此大大提升澳門文學的地位，擴大影響力，增強與外界的交流。就目前澳門作家的素質與實力來看，爭取澳門熱心文學事業的企業家的贊助，出版一本代表澳門文學形象的標誌性的大型文學月刊（或雙月刊），應該說完全有條件做到的。此外，文學史料的鉤沉，文學“大系”的選編（對以往報紙副刊上發表的作品加以篩選，一定能淘出許多“真金”來），文學史稿的撰寫，都有